

音楽学丛书

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# 音乐学丛刊

第三辑

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 
《音乐学丛刊》编辑部编

音乐学丛刊  
第三辑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字数 206,000

1984年7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300 册

书号 8228·060 定价 0.90 元

## 目 录

从十首二胡曲看刘天华的美学思想.....	茅 原	( 1 )
论姜白石的《侧商调调弦法》 .....	陈应时	( 22 )
歌仔戏《七字调》的形成与发展.....	王耀华	( 43 )
宋陈旸《乐书》		
——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 .....	王世襄	( 67 )
概念的旋涡		
——对于一个流行口号的论争 .....	王宁一	( 75 )
李斯特的生平与事业.....	关 百	( 105 )
古印度的三种音阶.....	[日]关鼎 梁今知译	( 135 )
十九世纪的阿拉伯音乐.....	[阿拉伯]哈比卜·哈桑·托马 金 经 言 译 王昭仁 校	( 141 )

## 附 录

(一) 广陵散 ([明]《神奇秘谱》) .....	( 163 )
(二) 广陵散 ([明]《西麓堂琴统》甲谱) .....	( 195 )
(三) 广陵散 ([明]《西麓堂琴统》乙谱) .....	( 219 )
(四) 历史文献中有关《广陵散》记载选录.....	( 245 )

# 从十首二胡曲看刘天华的美学思想

## 茅 原

今年6月8日，刘天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。为参加纪念活动写成此文，拟从一个角度进行探索：主要是通过对十首二胡曲的分析，学习和研究刘天华先生的作品和美学思想。希望得到同志们指正。

本文采用从具体到一般的方法，乐曲顺序按刘育和编《刘天华创作曲集》。

1.《病中吟》（一名《安适》，亦名《胡适》，1918年作）

整体结构为带合尾的两段体，或者叫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：

a b<sub>合</sub> 尾声

第一部分，〔1〕，a段，复乐段结构，慢板，乐句划分如下：

复乐段前段	复乐段后段
a句 b句 过渡性尾转 b'句 尾转盖头 a'句 b句 过渡性尾转 b'句 补充	
4 + 4 + 2 + 5 → 4 + 4 + 2 + 5 → 4	

旋律中有明显的承递式进行的规律性可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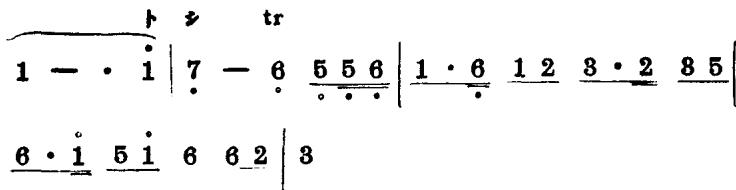
尾转也叫以补为转。过渡性尾转

1 = G      6 1 3 5      6      5 1      6      6 6 2      3

发生在b句与b'句之间，尾转、盖头发生在前段后段之间，是民族传统手法，二者性质基本一样，貌似补充——作为前面的尾，实为转——作为后面的开始，区别只在于过渡性尾转如同过门，下句另起，因而下句有明显结构界限，而尾转盖头则与后句连在

一起，结构上不可再分，如a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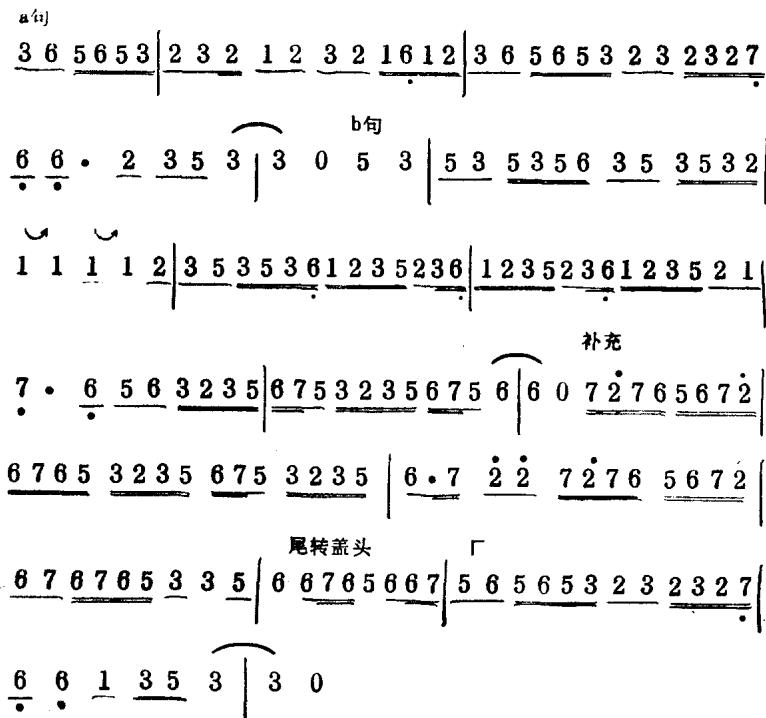
1 = G



原来a句的头已被一个补充所代替，而补充与a'句已不可再分，实际补充时后段已开始。

下面是广东音乐《双声恨》中尾转盖头的例子：

1 = F



Musical notation for "Double Voice Sigh" showing tail轉蓋頭 (tail轉蓋頭). The notation is divided into sections: a句 (measures 1-4), b句 (measures 5-7), 补充 (measures 8-10), and 尾轉蓋頭 (measures 11-12). The notation uses a combination of number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to represent pitch and rhythm. Measure 11 starts with a fermata over the first note.

这里从厂开始的 a 句后乐节与前面的尾转盖头紧密联系一气呵成。尾转盖头的妙用就在于使反复在听众不觉察的时候已经开始了，和西欧音乐反复时有明显的结构界限的常规比较，另有一番情趣。

整个 a 段，起伏连绵，情绪消沉，基本羽调色彩，只在最后出现宫音终止，迎接 b 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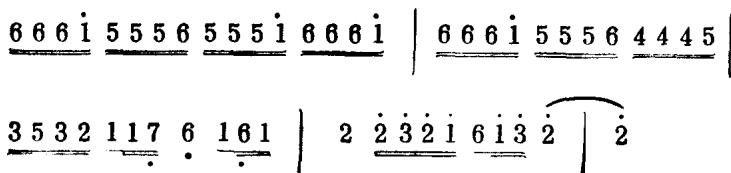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部分，〔2〕+〔3〕，b 段，开始时速度快，呼吸短促，情绪振作，宫调色彩，最后一句〔3〕，速度回到慢板，再度消沉。如把〔2〕看作对比中部，那么，〔8〕就是合尾再现句，图示于下：

c句	c'句	b"句（滚龙翘句）	尾转	b'句	补充
6 → 4 → 8			→ 2	→ 5	2

这只是勉强划分乐句，因为 c 句 c' 句已是展开型陈述方式，虽可按呈示型惯例各划为三乐节，到了 b" 句，就已不能再用呈示型习惯来划分结构了。所谓翘句，即终止句前面的乐句（倒数第二句），是戏曲中的术语，例如，《搜孤救孤》中程婴唱的“娘子不必太烈性”一段，唱到“千言万语她不肯，不舍娇儿难救孤臣，”下面一句“无奈何我只得双膝跪”即是翘句，终止句是“望求娘子舍亲生”。翘句正是要做文章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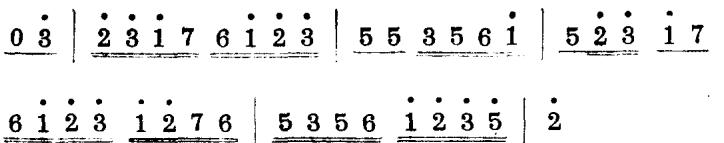
所谓“滚龙”，是中国传统器乐曲中一种具有走句特征的结构，例如《小桃红》中的：

1 = G



《平湖秋月》中的：

1 = D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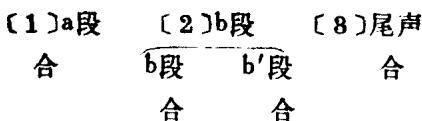
病中吟中的滚龙句用 b 句材料，具有中部合尾性质，趋向于情绪激动，进入〔3〕时，则是尾转、b'句，即整个两部曲式的合尾再现句了，再次消沉，补充处又是长叹。

尾声，开始快，重又振作起来，又是一个滚龙，在渐慢处，终于在烦恼的叹息与连续颤抖的音调中结束。如果说，承递式进行、尾转、盖头、滚龙、合尾等等是中国传统手法，那么，关系大小调的交替、对比性中部，则带有西欧特点，中国传统的起、承、转、合的“转”，往往是较缓和的对比，例如《阳关三叠》那样，用现代语言来说，中国传统艺术的“中和”原则是理性主义美学的一种表现方式，习惯于理智控制感情，而强烈对比则恰恰是浪漫主义美学强调情感的一种夸张，当然，在刘天华的作品中，有控制的状态还是基础，但已经出现了情感强烈对比的特点。

就乐曲的形象发展来说，消沉、振作、再消沉、再振作，最后归结为消沉，五个层次，起伏较大，使我们自然地能理解到这种“五四”前夕知识分子探寻出路过程中的苦闷和曲折。

## 2.《月夜》（1918年8月）

整体结构也是两个部分，第二部分又可分为两部分，带尾声：



第一部分，大量使用隐匿终止和闯入终止，（中国传统术语叫“约尾”），造成一种不间断式结构，图示如下：

隱 隱 闻 隱 闻 隱 隱 聞 隱  
 a匿 b匿 c入 d匿 c'入 d'匿 c''匿 e匿 c'''入 d''匿 d''  
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 
 3 → 3 → 4 → 3 → 4 → 4 → 4 → 4 → 3 → 4 → 4

如把所有的d句都看作合尾，就有两种合尾，d和d''在主调上，可标为合T，d'与d''在属调开始（它是主调的慢宫转角），又回到主调（它是属调的清角为宫）可标为合D。直到全段结束，才出现收拢性终止，这种持续运动的性质与思绪万千浮想连翩的不安定心情是一致的。是否可以说，月亮运行的无休止、无节拍性影响了人的情绪？旋律优美抒情而合尾的叹息音调仍不免给人以惆怅之感。

## 第二部分、结构为发展性复乐段：

b段	b'段
$\overbrace{4 \rightarrow 5}$	$\overbrace{8 + 8 \rightarrow 4}$

始终紧扣合尾材料展开。

[8]，尾声，以d句材料合头开始，以d句材料合尾结束，作为全曲概括首尾呼应。开始速度快，比较振奋、喜悦，逐步平静，结束于叹息音调的冥想之中。

整个乐曲的音调和手法，都是民族的，虽然隐匿终止、闻入终止、动机发展在西欧音乐中也常见，那也是中西共有的。

### 3.《苦闷之讴》（又名《苦中乐》，1926年8月）

整体结构为中国统传的发展性变奏曲式。

这种发展性变奏曲式的特征是：主题的材料，可以成为每一个变奏的出发点，变奏中允许展开，已经出现的变奏中的材料（包括展开中引进的新材料），又可以作为后面的变奏的出发点，后面的变奏也允许展开。有人说这是中国式流水账，我觉得这个名词含有贬意，其实，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，而是很有章法的。

引子 8 小节，苦闷之情主要表现在上行二度的倚音和级进下行的音调方面。在黄金切割处，异峰突起，情绪激动，又逐步跌落。

[1]，主题、发展性乐段，其舞蹈性主要表现在结构规模的均衡——它意味着动作的均衡性，却又委曲宛转，并不够欢快，正是苦中作乐。闯入[2]。

[2]，即变奏一、增板变奏，但不是传统的使骨干音按比例成若干倍加宽的严格增板，而是在一定的主题原材料之后，插入附加因素。

1 = D

原材料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材料

1 2 3 5 2 5 3 5 3 2 | 1 1 2 3 5 1 2 | 5 6 1 6 5 4 4 5 |

附加

6 4 5 2 4 5 | 4 2 1 2 2 1 2 2 1 | (下略)

这是西欧变奏曲式中所习惯的附加因素的处理手法。对照一下贝多芬三十二变奏曲的变奏十九：

原材料 附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材料 附加

原材料 附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材料 附加

下略

我们发现二者手法相同，贝多芬例四小节的主题原材料为C、B、 $\flat$ B、A四个音，附加因素一律为旋律音的重复加助音，即CBC，B $\flat$ AB、 $\flat$ B $\flat$ AB、A $\flat$ GA，原材料被附加因素切开。

下面是《苦闷之讴》变奏一的示意图（阿拉伯数字为小节数量）：

原 附 原 附 原 附 原 附 原  
1 1 1 2 1 1 1 1 1 2 4

这里附加因素的性质是：巩固原材料的支持点，重复且更富分裂性，甚至在一拍内都分裂为两个副动机，增加了活跃气氛，用隐匿终止，保持运动性质。

(8)，变奏二，另一种增板变奏，附加因素不是巩固而是展开原材料：

1 = D

原材料

1 · 2 8 · 5 2 · 8 2 · 1 | 展开 6 · 1 5 · 6 1 · 2 1 · 6 |

原材料

5 · 1 6 · 5 3 · 2 1 · 3 | 2 3 5 3 2 1 2 3 5 2 · 3 2 · 1 |

展开

6 · 1 2 · 6 1 · 2 6 · 1 | 5 · 1 6 · 5 3 · 2 1 · 3 |

示意如下：

原 展 原 展 原 展 原 展 原

1 2 1 2 1 1  $\frac{1}{2}$  1  $\frac{1}{2}$  1 5

气息比变奏一悠长，性格稳健，感觉新鲜。

(4)，变奏三，开始它是变奏二的减板变奏：

1 = D

1 2 3 5 2 3 2 1 6 1 5 6 1 2 1 6 | 5 1 6 5 3 2 1 3 2 3 5 3 2 1 2 3 |

变奏三中的一拍八个音就是变奏二中的一小节八个音，只是去掉了附点。第四小节开始加花装饰，第五小节开始展开，即以严格变奏开始，以自由变奏结束，一口气全是一拍八音，不间断地推出高潮。

尾声，四小节，小二度倚音的尖锐倾向，加强了苦闷之情。尾声与引子的苦闷情绪象一个框子，把并不十分欢快的舞蹈性主题及变奏夹在中间。

这种发展性变奏曲是中国所习惯的，如果说吸收了什么西洋手法，那就是附加因素的处理使传统的增板、减板变奏自由化了，也使传统的自由发展性变奏规范化了。

#### 4.《悲歌》（又名《处世难》，1927年）

结构为发展性复乐段，在第十五小节，前段闯入后段，最后有十二小节补充。

其中， $\begin{matrix} *A-B \\ *5-6 \end{matrix}$   $\begin{matrix} *D-E \\ *1-2 \end{matrix}$  之类的进行以及倒数第八小节从 $\begin{matrix} e^2-e \\ 2-2 \end{matrix}$  的内弦上的大注（令人想起萨拉萨泰《流浪者之歌》中的颤抖的下行走句）。音调上有些“洋味”，但处于五声为骨干的七声商调结构之中，听来并不生涩。

旋律的大幅度起伏，对于悲愤情绪的表达起了重要作用。

#### 5.《除夜小唱》（又名《良宵》，1928年1月22日）

整体结构分为两部分，a为三重复乐段，b为发展性乐段。开始五拍起着引子作用，它是五声级进上升的趋势，在第四拍发生了转位，作了一次力度保留：

1 = D

8      5 | 6      1 | 2

但也同时即是句首，下一乐节：

1 = D

i 2 | 6 i    5 5 | 8 6    5 1 | 2 的旋律骨干

音则是五声级进下行：1 6 5 8 2  
D    B    A    \*F    E，几乎在每一个骨干音上，都装饰以小的迴环，从而获得一定轻快感，但它摆脱不了旋律骨干音的压抑性质的控制，仍不免苦中作乐之感。

整个第一部分，都贯串着五声下行的骨干音，而且下行终止，带有不明朗的色彩。乐句划分如下：

a 段 补充 a'段 连接 a''段  
6 → 8 → 4      8 + 8      1      6 → 6

旋律起伏的幅度不断扩大，情绪不断深化。

第二部分从下面谱例开始：

1 = D

1 1    1 1 | 6 3    7 2 | i i    1 2 | i i    1 i |

乐句划分：4 + 10 → 5（合尾句）+ 2（补充）

b 段开始比较欢快，并迅速推向明朗的高潮，又迅速跌落下来。合尾句发出叹息，补充更深化一步，这是否意味着：兴奋后的安静之中、包含着面临现实又转向消沉的矛盾心情？

#### 6.《闲居吟》（1928年6月）

发展性变奏曲式。

[1]，主题，标以 a，句法为：6 → 5 → 5 → 5，每乐句都以调式主音终止，乐句链子结构，乐句链子也叫乐句聚集，是一种基本上每句都用全终止。一句一环节，句数不限，但构成一个整体的结构，在中国较多见。西欧也有，比较少见。

乐曲开始处有一个主导动机。

1 = D

8 · 6 5 6    i · 2    i · ,

贯穿于每个环节。它明亮、愉快而又沉着、安详，也许可以说，有点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”的味道。

在第一句中，主导动机出现三次：

1 = D

8 · 6 5 6 i · 2 i · ..... 8 · 6 5 6 i 2 7 6 5 .....  
8 · 6 5 6 1 2 6 i 5 ·

在第二句中： 8 · 6 5 6 i · 2 8 2 i 2 7 6 5

在第三句中： 0 6 5 6 i · 6 1 ... 0 6 5 6 i 2 6 i 5 ·

在第四句中： 0 5 6 i · 6 1 ... 8 · 6 5 6 i 2 6 1 5 ·

(2) 变奏一，标以a'，也是5 → 5 → 5 → 5的乐句链子。开始处的 3 · 2 1 2 3 2 8 2 速度较快，取材于a段第三句的

8 · 2 1 2 8 · 2 8，仍贯穿着主导动机，第一句中的 5 · 1 6 5 8 6 5 · 是从a段第一句的 5 5 1 6 5 8 · 6 5 6 衍生出来的，句尾也落在主导动机上 8 · 6 5 6 i 2 7 6 5 —

在第二句中，衍生材料移位 2 · 5 8 2 7 8 2 · 到了属调。

第三句落在 8 · 6 5 6 i 2 6 5 8 · 2 1 2 1 1 —

第四句在高八度上用了第一句的头，又三次进入主导动机：

5·1 6 5 8 6 5·1 6 5 8 2 1·2 7 6 5 6

8·6 5 6 8 2 1 2 1·①

a'段整个情绪比a段轻快。

[8]，变奏二，标以a<sup>2</sup>，速度比a段还慢，更抒情，复乐段结构，两个上下句：5→8尾转盖头6→4，上下句之间用闯入终止加强流动性。采用了主导动机的变形：

8 5 2 8 2 1 2 1 · · tr在这里有怡然自得的表情。

a<sup>2</sup>段如同a段的动力性再现。

[4]，变奏三，标以a<sup>3</sup>，复乐段：4—5—4—4，比a'更活跃、欢快，由大跳造成的隐伏复调声部增加了生气：

1 1 3 2 1 1 3 2 1 1 3 2 5 6 1 2

在评弹等音乐中常遇到这种现象。

[5]，变奏四，标以a<sup>4</sup>，如同半个a<sup>2</sup>即一个单乐段，抒情、安静，又是对欢快气氛的否定，具有a段第二次再现性质。

值得注意的是五段之间的关系，正是：安详、欢快、更安详、更欢快、最安详。构成如下布局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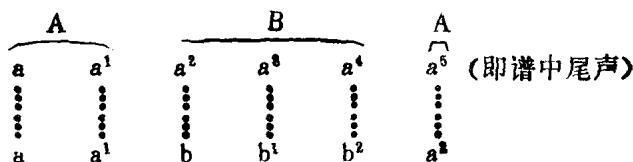


这正是西欧变奏曲式中的回旋原则布局。我们在中国传统变奏曲中较多看到三部性布局和组曲性布局，很少见回旋性布局，这不能是偶然的吧！

① 本页谱例均为1=D。

## 7. 《空山鸟语》(1928年6月)

发展性变奏曲式。空旷的引子之后是：



是典型的三部性整体布局。

〔1〕，主题，a，复乐段， $8 \times 4$ ，

如果我们把 1 2 1 2 3 5 3 5 标以 I； 5 5 5 2 标以 II；

8 5 8 2 1 8 2 1 5 5<sup>①</sup> 标以 III，则

〔2〕，a<sup>1</sup>，是 I、II、III 的展开，只第一段就有 32 小节，呼吸自由，已成为  $6 + 6 + 4 + 11 + 5$ ，复奏进入后段时，更为扩展，成为发展性复乐段，超过 a 段长度一倍多。

〔3〕，a<sup>2</sup>，是 II 的展开，发展性乐段。

〔4〕，a<sup>3</sup>，是 II 的另一次展开，发展性乐段。

〔5〕，a<sup>4</sup>，是 II、III 的展开，发展性乐段。

整个说来，a<sup>2</sup>、a<sup>3</sup>、a<sup>4</sup>合在一起具有大中部 B 的性质。使用了大量中国传统习惯的大、小吐珠和跳珠的手法。全曲高潮在 a<sup>4</sup>。

〔尾声〕 a<sup>5</sup>，如同 a 的动力性再现。

整个意境，由于用了造型性手法而十分易解，对大自然的热爱就意味着对人生意义的肯定。

确实出现了分解和弦之类的“洋”音调，但，一，在同音换指的演奏之下，并无夹生之感；二，尾声的分解和弦上行，从容飘逸，感觉自然。

① 本页谱例均为 1 = D。

## 8. 《光明行》(1931年春)

标准的西欧带静止再现的复三部曲式。



这种ab交替令人想到中国传统的串腔，不过这里不是传统曲牌、而是不同材料的进行曲的交替。

引子，同音反复的节奏型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进行步伐。

呈示部A为单二部曲式结构，其第一部分a段即〔1〕，复乐段结构， $8 \times 4$ ，昂首阔步。第二部分b段即〔2〕，为乐段附一次调性变奏：前段 后段 虽然这里也可以用清角为宫、慢

$\begin{matrix} 8 & 8 & 8 & 8 \\ G & D & D & A-D \end{matrix}$

宫转角来解释，我只想提出一点，这里更接近西欧的调性对置，理由是：除去最后一个在D大调上的终止而外，两段之间就只是调高不同，其他几乎完全相同，这与中国在结构内部移宫犯调的习惯是两样的，例如：

1 = F

$\begin{matrix} 6 & 6 \overbrace{5} & | & 6 & 6 \overbrace{5} & | & 6 \dot{1} & \underline{6 \dot{1} 6 5} & | & 4 - \\ \text{清} & \text{江} & \text{河} & \text{水} & \text{清} & \text{又} & \text{长} \\ 4 & 4 \overbrace{5} & | & 6 & 6 \overbrace{5} & | & 3 2 & \underline{3 5 2 1} & | & 6 - (\text{下略}) \\ \text{五} & \text{里} & \text{沙} & \text{洲} & \text{十} & \text{里} & \text{滩} \end{matrix}$

bB

bbB = A

前六小节以4为宫，第七小节慢宫( $b4 = 8$ )转角。转为A F以3为角，以1为宫，即在第二句内部发生调转换，不构成对置